

垂泪忆长者,摧心祭主编

风云失色,山水含悲。《中国脊柱脊髓杂志》主要创始人、六任主编、我们敬爱的张光铂教授,于 2016 年 3 月 5 日 8 时 48 分驾鹤西归。编辑部所有人员沉浸于莫大的悲痛之中,大家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送别了他老人家,但是他与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仍历历在目,往事如昨,令人难以忘怀。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的脊柱外科事业开始兴起,但缺少相互交流的平台,张光铂教授敏锐地发现了此不足,倡议成立了“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并于 1991 年 10 月创办了《中国脊柱脊髓杂志》。从那时起,张光铂教授便把办好学会与杂志当作自己的事业。创刊之初,人力、物力严重不足,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和专职编辑,张教授就在家里面阅稿件,借其他杂志的编辑帮助排版;无钱印刷时,寻找志同道合的专家集资。在中日友好医院的支持下,逐渐有了固定的编辑,杂志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非常艰辛的岁月,倾注了张教授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呕心沥血,矢志不渝。张教授每每回忆起创刊时的情况,总是笑着说“一个半人”办杂志,一个人是他自己,借来的编辑算“半个人”。

有人说,学术期刊编辑的灵魂是奉献精神,而张光铂主编就完美演绎了这一说法,在他作为主编二十多年的岁月里,组稿、约稿、审稿等占据了他所有时间。他严把论文质量关,强调论文的科学性、先进性、创新性和实用性。他对要刊出的论文仔细审阅,反复修改,为此,他常常废寝忘食,二十几年如一日,所有发表的稿件中均有其挥洒的汗水。他常言:唯此,堪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对杂志负责。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身体状况如何,他总要认真完成每一篇稿件的审稿工作,所审的每篇稿件到处可见红色的“勾勾划划”。审稿修订已如呼吸吐哺般成为他的生命形态,乃至在重病期间,仍伏案提笔,耕耘不止。张主编曾风趣地说,“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抽烟,我喜欢审稿,一方面是责任,另一方面也是爱好,通过审稿能够了解学科发展的现状和方向,学习一些新技术、新方法,掌握一些新理论,这对于自己也是一种提高”。

古语云“活到老,学到老”。张主编就是如此。作为主编,会经常写一些文字稿,如约稿函、邀请函、编者按、点评或述评等,开会时发表演讲需要制作幻灯,开始时张主编写文章也全是手写稿,需要编辑部录入成电子稿,制作幻灯也需要编辑部人员帮助。他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70 多岁时开始自学使用计算机办公软件,学习打字,自己制作 PPT,并逐渐熟能生巧,不仅能够轻松完成这些基本操作,还学会了使用网络,通过 E-mail 联系读者、作者及审稿专家,制作的 PPT 受到大家好评。此外,张主编还注重编辑业务的学习,虽年逾古稀,还自己去参加期刊学会主办的“主编培训班”,同时他鼓励编辑部人员也要进行不断的业务学习,多上一些编辑学习班,并且要求大家多参加一些全国的脊柱会议,掌握学术动态,通过与广大医生接触多了解一些期刊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更好地改进期刊质量提供帮助。

作为主编,如何提高杂志的质量是关键,除了审稿认真严格外,他认为后门稿件是导致杂志质量下降的关键因素,因此他拒绝人情稿件,无论谁的稿件都要经正常稿件处理流程进行审稿,审稿未通过者不能刊用。他一位老同学孩子的稿件因审稿没有通过最后没有刊出,为此他感觉很是对不住自己的同学,但他仍坚持原则,他像哺育孩子一样呵护着《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的健康发展。他认为,杂志想要发展,想要得到广大读者、作者及专家们的认可,需要以质量为先。为此他还特意制定了审读制度,在每期出版后要组织编辑部同事开一次审读会,并在杂志中找几篇文章让大家再仔细审读一次,看看哪方面还存在不足,以便在后续出版的杂志中改进。

随着新理论、新观念、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脊柱外科的新名词也在不断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学术用语的混乱、词不达意、语义含混的现象,特别是外文翻译过来的名词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学术用语虽只是符号,但涉及正名,古人就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说法。张光铂教授针对这一现象,陆续在杂志中发表了系列文章,包括“全脊柱截骨术的商榷”、“症·证·征的用法”、“腰椎崩裂一词的商榷”、“新手术如何命名”等,他认为在杂志中首先要规范学术用语,这对于名词标准化和学术交流很有必要,正如他在“新手术如何命名”一文中所说,“好的命名应是一目了然,观其名称则知其手术内容,文字简明,其他作者愿意采用,否则其结果相反”。

张光铂教授很注重对青年人的培养。随着杂志的不断发展壮大,稿件越来越多,审稿的压力越来越大,

仅依靠现有的编委已有些力不从心,张主编决定从青年医生中培养有才华的脊柱及其相关学科青年专家参与到审稿工作中来。并于 2012 年 9 月 14~16 日成功举办了《中国脊柱脊髓杂志》青年审稿人培训班,结业者均成为了编辑部的特约审稿人,其中一些审稿优秀者被推荐并最终成为了青年编委会委员。不仅如此,张光铂教授还毫不吝啬地传授自己的写作技巧及经验。为了帮助作者提高医学论文的写作水平,也为了能够给审稿专家提供帮助,他亲自动笔并组织编辑部人员完成了关于医学论文写作的系列小文章,“如何书写医学论文的摘要”、“如何书写医学论文的前言”、“关于医学论文的署名问题”……,以指导年轻医生进行论文的写作。

对于期刊的价值定位,张光铂主编有深刻的认识,对于脊柱外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器械既不保守也不盲从,而是辩证认识,他认为学术期刊的价值就应该体现在导向作用上,正如他在杂志上发表的述评“浅谈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文所说,“我们对待新技术、新方法在积极学习的同时,应认真、谨慎地掌握其适应证,应更长期地随访观察,用循证医学去评价,这正是我们目前所缺少的和应当重视的”。为了能够正确引导读者,对一些新技术、新理论、新器械的文章,张主编会自己写“编者按”或请一些权威专家写述评、点评等,以免误导读者。而对于学术不端,张主编则认为应坚决抵制。他曾撰文《“有责任”与“负责任”——从稿件中一些不良现象谈起》指出,学术不端中的学生和老师都有“责任”,他引用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话“老师不应专教书,要教学生如何做人;学生不应专读书,应学习怎样做人”。他认为每个人首先是做好本职工作,承担起国家赋予我们的“责任”,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认真地“负起责任”,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为了加强杂志的导向作用,杂志中特别开辟了“专题讨论”和“专家论坛”栏目,张教授亲自挑选当前的热点和有争议的问题,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如“脊柱结核手术治疗的相关问题探讨”、“应用嗅神经鞘细胞移植治疗脊髓损伤的相关问题”、“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手术治疗方法”、“关于腰椎滑脱治疗中一些问题的讨论”等等,以便达成共识,或给读者以启示。

张光铂教授对杂志编辑质量把关很严,要求每位编辑在做编辑加工时都要认真对待,对于即将发表的文章更是精雕细琢,他常常对我们说,“编辑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任何错误都会表现到嫁衣上,可能小的错误一人两人、一天两天看不出,但看的人多了,时间长了,总会被人发现找出,因此一定要在刊出前把好关,一旦印刷了,白纸黑字,出了错就会成为嫁衣上永远抹不掉的污点”;即便是对未达到刊出要求需要退稿的稿件,他也要求每位编辑认真对待,仔细推敲退稿意见,有时他还会将审稿意见中的需要发给作者的部分用红笔标出,以免编务出错,使作者即便论文不能刊用也有所收获。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每位作者写一篇稿件都不容易,因此大家要学会换位思考,尽可能使退稿意见更加合理,使作者能够接受”。

他把每个编辑都当成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长者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他悄悄地记下了每个人的生日,哪位同事的生日到了,他就会订好一大一小两个蛋糕,然后把大家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庆祝,大的蛋糕与同事们一起分享,小的让带回家与家人分享;找他帮忙给熟人看看片子分析病情时他都会认真对待,并给出具体可行的处理意见;编辑部有同事患病后,他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询问病情是否稳定,有无吃药等,有时还会到医院或家中亲自探望;逢年过节时他也会询问家在外地的同事是否回家,并提醒路上注意安全。每次大家到张教授家中看他时,他都非常高兴,热情地招待,共享欢乐;他还经常给大家准备些小礼物,如裱装好大家同他一起的合影照片、精致的瓷器等,在编辑部所有人员眼中,他不仅是一位医德高尚、学术严谨的专家教授,更是一位仁慈、宽厚的长者。

20余年的主编生涯,在其精心呵护和汗水浇灌下,《中国脊柱脊髓杂志》杂志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不仅填补了我国出版业在脊柱脊髓专业领域的空白,更成为该领域最具权威、最受学者欢迎的杂志,已成为广大专业学者展现学术成就、进行技术经验交流和学术争鸣的活跃园地。期刊发行早已覆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电子版覆盖欧美等 20 多个国家,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脊柱脊髓期刊,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影响因子名列前茅。张光铂教授穷一腔热血,铸就了杂志的辉煌,其心可鉴,其功可表。

张教授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谆谆教诲仍萦绕耳边,我们会秉承张光铂主编宏志,全心全意办好杂志。张教授您一路走好!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编辑部